

The Complete Work of Jung-chung : A glimpse of Contemporary Taiwan History

《葉榮鐘全集 80》

葉榮鐘著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近代台灣金融經濟發展史

內文

題 著

葉榮鐘著

敬題



葉榮鐘全集8

近代臺灣金融經濟發展史

著者	葉榮鐘
總策劃	葉芸芸
主編	徐振國
文字編輯	林靈、林美蘭
美術編輯	林淑靜
發行人	陳銘民
發行所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台中市工業區30路1號 TEL:(04)23595820 FAX:(04)23597123 E-mail:morning@tcts.seed.net.tw http://www.morning-star.com.tw 郵政劃撥：22326758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2500號
法律顧問	甘龍強律師
製作	知文企業（股）公司 TEL:(04)3581803
初版	西元2002年3月31日
總經銷	知己有限公司 〈台北公司〉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79號4F之9 TEL:(02)23672044 FAX:(02)23635741 〈台中公司〉台中市工業區30路1號 TEL:(04)23595819 FAX:(04)23595493
定價320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ISBN 957-455-160-1	
Published by Morning Star Publishing Inc.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近代臺灣金融經濟發展史／葉榮鐘著——初版.

——臺中市：晨星，2002〔民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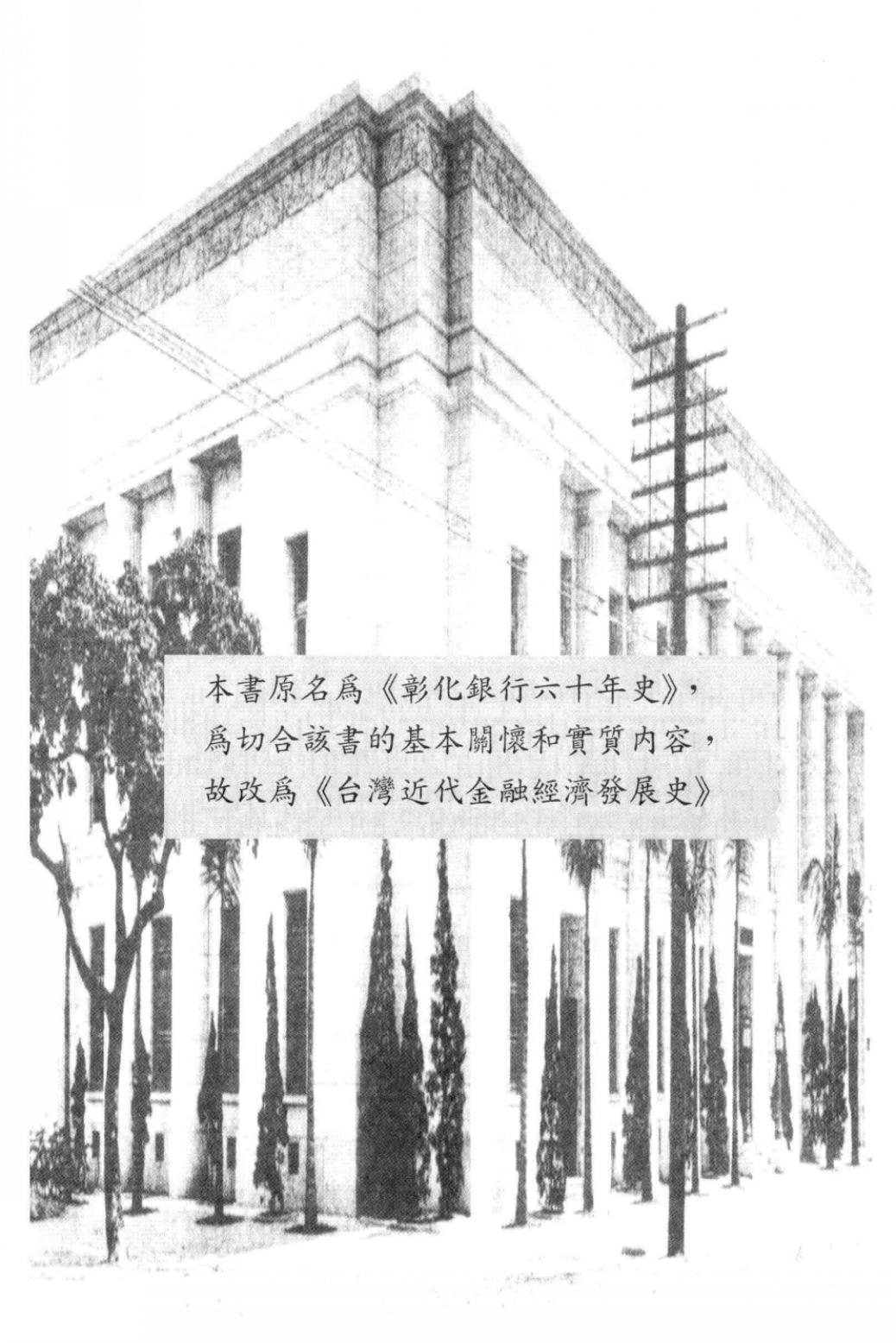
面； 公分.——（台灣歷史館；24）（葉榮鐘全集；8）

ISBN 957-455-160-1（精裝）

1.彰化銀行—歷史 2.銀行—臺灣—歷史

56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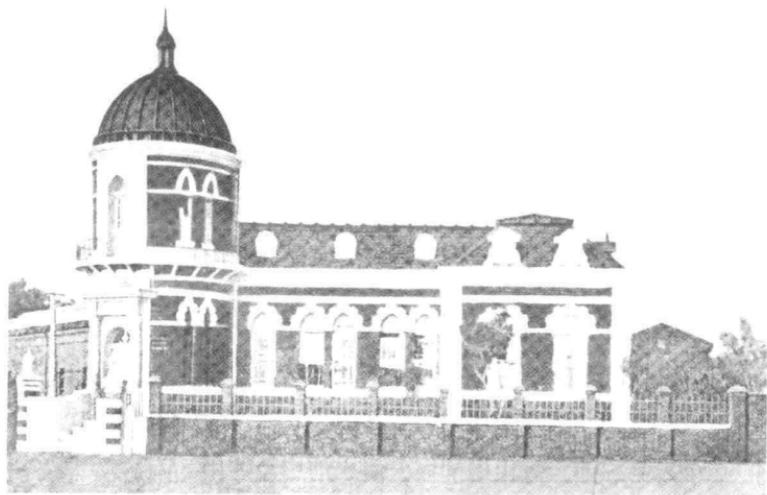
91001949



本書原名為《彰化銀行六十年史》，
為切合該書的基本關懷和實質內容，
故改為《台灣近代金融經濟發展史》

近代台灣史地經濟發展史

葉榮鐘全集 8



葉榮鐘
著

晨星出版

目 次

007 葉榮鐘先生留給我們的淡泊與矜持／戴國輝

013 編輯報告／葉芸芸

019 對葉榮鐘先生編著的《彰化銀行六十年史》的一則解讀／徐振國

073 序（《彰化銀行六十年史》原序）／張驄三

上篇

第一章 臺灣之經濟開發

077 第一節 日本佔據以前之金融情形

079 第二節 日本開發臺灣經濟之基礎工作

083 第三節 近代金融機關之出現

086 第四節 臺灣銀行之創立

089 第五節 日俄戰後臺灣經濟發展之情形

第二章 彰化銀行創立之動機

093 第一節 大租權之歷史的演變

095 第二節 大租權補償公債之信用及運用

第三章 株式會社彰化銀行發軔

099 第一節 資本構成與人事關係

104 第二節 章程之特別規定

111 第三節 創立當時之營業情形

114 第四節 營業上所表現之性格

第四章 第一次大戰中臺灣經濟之繁榮與彰化銀行業務之發展

- 123 第一節 臺灣經濟之黃金時代
- 125 第二節 彰化銀行兩次增加資本金
- 128 第三節 彰化銀行機構之擴大與增設
- 130 第四節 彰化銀行業務之發展

第五章 大戰後臺灣經濟不景氣與彰化銀行之自力更生

- 133 第一節 臺灣經濟走下坡
- 135 第二節 昭和金融恐慌
- 139 第三節 彰化銀行減少資本之顛末
- 140 第四節 金融恐慌下之彰化銀行業績

第六章 中日戰爭中之臺灣經濟與彰化銀行之業績

- 145 第一節 工業化與統制經濟之推行
- 148 第二節 戰爭中本行業績之概觀
- 149 第三節 總行新建與戰時機構之增設及罹災

下篇

第七章 光復前後之臺灣金融經濟情形

- 159 第一節 臺幣之變遷
- 163 第二節 物價波動投機熾烈
- 166 第三節 金融機關改組及其資本與機構之變遷
- 170 第四節 金融機關之業務概況
- 175 第五節 產業及貿易情形

第八章 推行經濟建設期間之臺灣金融經濟情況

- 177 第一節 第一期經濟建設四年計劃期間
- 183 第二節 第二期經濟建設四年計劃期間
- 190 第三節 第三期經濟建設四年計劃期間
- 196 第四節 前後三期經建四年計劃的成果

第九章 彰化銀行改組之顛末

- 203 第一節 檢查與監理
- 205 第二節 籌備改組
- 207 第三節 彰化商業銀行發軔
- 212 第四節 改組後之人事變遷

附 錄

- 221 彰化商業銀行六十年大事記
- 337 編輯委員簡介

葉榮鐘先生留給我們的淡泊與矜持

戴國輝

可貴的見聞實錄及淵博深思之結晶

如何正視並總結日據時代的臺灣歷史，對我們後輩來言，其重要性是不必贅言的。

日據時代史是頗難寫的。老一代的臺籍文化人前輩，日文雖懂，中文的表達功力卻有其不足之處；年輕一代的中文能力，近十五年來眼看著水平的普遍性提昇，是可喜的現象，但日文能力，尤其是讀解及學術性辯論能力難免不捉襟見肘是常見。葉榮鐘先生最難能可貴之處則就在於學貫中、日二文。

正此時，葉芸芸女士準備多年的《葉榮鐘全集》即將出版。葉公（一九〇〇—一九七八年）是我敬愛的臺籍文化人前輩。他任林獻堂的私人秘書及日文翻譯，並參與了文化協會等抗日反日的一系列社會文化運動，更是日據時期唯一臺籍新聞的重要幹部的一員。光復後，他仍然留在林獻堂的身邊，只是把舞台轉至金融界而已，卻不曾放棄過當一個冷靜觀察者的自定角色。在這個不尋常的生涯中，他見證了日帝的殘酷支配並剝削臺灣的實況；也目睹了光復後不分本外省的人性百態。

本全集是他一生的親身見聞，是他的見聞實錄（雖然難免有不能不「為尊重他人陰私權者諱」之憾），亦是他用社會科學所作的思考成果和評述。葉公雖不會在學界「寄生」過，但他用了比正統學者更正派的淵博頭腦來深思並明辨，其身為一個資深記者的歷練文字，在此全集呈現無遺，成為美好結晶。我堅信它可以指導後輩的學術研究，實踐和推動樹立真正能肩負臺灣現代化事業的主體性，及對推動臺灣歷史的真正前

進有標竿性作用。就此而言，此全集確實是值得我們精讀的經典之作。

我與葉公交誼往事有感

年屆不惑之後，我特別喜愛並服膺下列之名言：「千古興亡多少事，盡入漁樵閒話中」（不知出處）、「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諸葛亮〈誠子書〉）、「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韓愈〈知名箴〉）及「為學大病在好名」（《傳習錄》）。由喜愛逐漸融合為骨肉，遂昇華為我觀察和品人的標準。

六〇年代初，筆者「光榮」地被國府當局劃進黑名單，繼而被吊銷護照多年。六九年秋天，筆者出國以來第十五年，初次自日本出境。本來祇準備率領亞洲經濟研究所的一個小團飛越臺灣上空，前赴東南亞作學術考察。時任駐日大使的彭孟緝，除了還我護照外，特別宴請筆者夫婦暨我日本人恩師東畑精一博士、保證人穗積五一先生夫婦等於官邸。面邀筆者順路返台考察，及對我個人出入境「安全」給了口頭保障。事前，彭示意大使身分不便用書面來保證，為了「誠信」，在我內子、恩師及保人（他們倆位都是日本知名人士）之前面，公開用口頭歡迎我返臺考察，當為實質上的保障憑據。

斯時，我有位好友林曲園在巴黎留學。他知悉我能返臺時，託我代他前赴台中之家探訪臥病的慈母。

最近閱讀了邱坤良著《昨自海上來——許常惠的生命之歌》（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九七年九月五日初版一刷的一〇九頁）才知悉曲園不便返臺的真正理由（當然，以許常惠之記憶不誤為前提）。

曲園之嚴父坤元伯則是鹿港之名醫。慰問了林母後，坤元伯問我「中午我們一起用餐，你有無欲見的朋友？」因時間過於匆促，我只託伯父代邀慕名良久的葉榮鐘先生。在文獻中，我老早知悉，曲園之外祖父施家本先生為榮鐘先生之恩師。記憶裡，葉伯母的娘家姓施（當時尚不

甚清楚），亦同爲鹿港人，該是有世交之誼。筆者對葉先生之興趣最初出自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全三冊》（六〇年一二月印，非賣品）。這三冊頗爲重要的史冊概由榮鐘先生所完成，引起了我的注目。晉謁前，我一直納悶著，葉先生的中、日文的造詣何以能有那麼高的水平。根據他的《半壁書齋隨筆第一輯——半路出家集》（台中，中央書局發行，六五年三月修正再版本）及《第二輯——小屋大車集》（同上書局發行，六七年三月初版本）來檢視，他的履歷明白地告訴我們，他的日文功力係不容被質疑的。但他的中文在他同世代臺籍人士中具有鮮見的高水平。榮鐘先生並不曾在中國大陸留學過，但他的中文造詣不僅不差，甚至有過於北大校友洪炎秋或北師大畢業生張我軍等人，既叫我驚奇又信服。

非常有趣的是與他同庚亦是文友的吳濁流先生，雖然吟詠並書寫漢文，但小說一概都用日文撰寫。日帝殖民主義剝奪臺人母語之罪孽不可不說深重。

一般來言，在臺中國人、學界人士仍然過度地信奉「學優而仕」的醜陋傳統。深層社會亦是以「官大學問大，財大學問大」爲價值之基準。在這一種社會氛圍中必然地迫使年輕人追求捷徑，認爲「吃生力麵」式的研討方式及專揀有轟動效應、議題來撰述論文，才是得要領且摩登的「正道」。不必諱言，所謂的笨工則少有人會去問津。葉先生的代表作《日據下臺灣大事年表》及《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等，冊冊都是笨工所積累下來者。他默默地又代林獻堂、楊肇嘉、陳炘等人代筆發表過不少膾炙時人的佳文。

我深覺，葉老若不是具有淡泊明志、超塵清高的品格和修養是難有上述業績留芳於世的。

六九年未以至葉老謝世的七八年之間，我們有過雙方或三方（包括吳濁流先生）以及四方（加上王詩琅先生）的「淡如水之交」。筆者透過各種管道贈送他們《臺灣社會運動史——臺灣總督府警察治革誌第二

編領臺以後之治安狀況〈中卷〉》(東京龍漢書店復刻本)及《現代史資料(21)、(22)～臺灣(一)、(二)》(東京，Misuzu shobo，同為七一年第一刷版本)各一套。日後，我亦託日本朋友給葉先生密送《林獻堂光復後留日日記》，按：此日記是受託於代為保管者林以德夫人。記得，為了安全，我還請了亞洲經濟研究所的微捲製作專家拍下一套，以防備被「沒收」或「流失」。

六五年七月，岩波書店刊完《矢內原忠雄全集第二十九卷》時，我特別精讀了第二十八卷之《日記》及第二十九卷的《書簡・補遺・年譜》揀出矢內原與臺籍人士之交誼部分，藉以鞏固為研讀矢內原忠雄的主要著作《帝國主義下之臺灣》所需周邊狀況之認知。不久，隨即發現了矢內原為了撰寫《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訪臺調查時的主要嚮導並兼翻譯者並不是他人，則是葉先生其人。

據矢內原與葉雙方的交誼相關記錄，我們不難發現葉先生對日本權威人士的矜持。看待當年東京帝國大學著名教授（敕任官）矢內原時，榮鐘先生不失被治方的人格尊嚴，抱持了不卑不亢的態度，確屬名不虛傳的傲骨文人之風範。

葉先生品人的基本態度是不分國籍與身份的。他追憶于右任仙逝之短文〈偉大人物的丰度〉(收入於上舉之《半路出家集》一八五一八八頁)既可以佐證，並足以折服我等庶民的。

若捧讀葉老的另一鉅著《臺灣人物群像》，我可保證，真正想了解近現代臺灣相關人物的事蹟者，一定是愛不釋手的。不僅可得不少線索，更可挖掘到如何月旦歷史人物之洒脫妙方。

近年來，臺灣的社會心理及社會意識隨著政局及世局的激變交映出頗不尋常的「媚日」暨「哈日」之風。甚至一併吹起〈狂妄的日本殖民地肯定論〉(藉用王詩琅之文題，請參照翁嘉音、張炎憲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七七—七九頁，台北，弘文館出版社，八六年十一月

初版）在臺之自我迷失屬性的歪風。

「媚日」與「哈日」軟骨症候群瀰漫於全臺灣的當今，有良知的欲知鄉土歷史的真正愛國者特別需要睿智老報人、藹然風範者——葉榮鐘先生的全集，當為燭照及激勵來尋出正路的。

抱著遊子還家的感覺，投奔故鄉即將滿四年的筆者，目擊狂流的橫行，深感焦慮。因而特別感謝，反狂流而行之晨星出版社暨相關諸友好的勞心和美意。是為序。

二〇〇〇年五月二〇日，新店梅苑

編輯報告

葉芸芸

父親退休之後專心撰述的那幾年，是他的寫作生涯中的第二個高峰期，不僅費時三年完成了《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及《日據下臺灣大事年表》，《臺灣人物群像》的大部分文章也是這段時期寫的。

那段六十年代的歲月，我雖然常幫父親抄騰文稿而做為第一個讀者，與同年代的許多年輕人沒有兩樣，當時的我心理上面對著西方，對屬於自己的歷史並沒有多少興趣。回想起來，自己認真地想要獲得臺灣的歷史知識，竟要遲延至離開島嶼故鄉之後了。隨著時光流逝，每每在臺灣史領域中流連忘返之時，不能不有所感慨，在父親呵護之下的生活記憶常常浮現，而深深後悔，虛度了在父親身邊的光陰。

當年為父親抄騰文稿的時候，怎麼也不會想像得到，自己日後飄泊異鄉的許多歲月，竟然是在尋找故土的舊事與人。父親晚年，有機會在北美及日本讀到一些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書籍，他認為這些著作多半失之偏頗，因而很想要以他自己親身的經歷，寫一部探討二二八事件的著作，但直至1978年謝世，客觀的政治氣候實不容許，他終究沒能完成這個心願。而我多年來所專注的，也正是戰後初期及二二八事件這段現代史，投入父親沒有完成的工作，也許不能說只是一種巧合，但就如同多年之後要擔當父親全集的編輯工作，都是當年不可能料想到，而今又不能不贊嘆命運之擺佈的，真實的生涯似乎遠比虛構的更富戲劇性。

父親家的祖籍是閩南石獅，他是1900年7月23日年生於鹿港的杉行街，時日本殖民統治臺灣已有五年。早年進公學校之前，曾入書房讀古典漢文。九歲喪父，家道中落，幼年生活羅掘俱窮。幸得恩師施家本引介，受林獻堂資助兩度赴日留學。1921年返臺任職彰化溪州林本源製糖

會社，旋即因參與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而被革職。乃轉任林獻堂私人秘書兼通譯，追隨林氏奔走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參加文化協會，從此步入政治社會運動，積極謀求改善異族統治下的臺灣人之命運。

據父親所遺留的文稿來回顧其一生，可以發現幾個重要階段：

一、早年積極參與政治社會文學運動，同時也是作家及編輯，豐富的作品發表在「臺灣青年」、「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南音」等刊物而外，並常代林獻堂、楊肇嘉、陳忻等人執筆。1930年自日本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返臺擔任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書記長，1933年10月曾與楊肇嘉、葉清耀等赴朝鮮考察地方自治制度。1935年開始報人生涯，任「臺灣新民報」通信部長兼論說委員，每週要寫社論。1943～1944年，受日本軍部強制徵召赴馬尼拉任「大阪每日新聞」特派員及馬尼拉新聞社「華僑日報」編輯次長。

參與政治社會運動是一種時代的使命感，我相信父親情有所鍾的卻是文學，二十～三十年代臺灣新舊文學論爭中，曾經引起辯論的〈墮落的詩人〉、〈為劇申冤〉等文皆出自他的手筆。1929年他在日本留學期間，曾經發表一篇〈中國新文學概觀〉的論文，介紹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1931年父親與賴和等創辦「南音」雜誌，以提昇臺灣的文化與生活內容為旨趣，該刊多篇引人深省的卷頭語均出自他的手筆，並且提出獨樹一幟的「第三文學」主張。

這是父親寫作生涯的第一個高峰期。此一時期之日記，字數雖然不多，卻是日據下政治社會運動史的一個重要的旁白，也是一個臺灣知識份子在異族殖民統治下苦悶的心路之旅。

二、戰後初期擔任「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總幹事，在臺灣政治真空狀態的戰後初期，發揮了相當程度的穩定作用。與摯友莊垂勝一起主持「省立臺中圖書館」，努力要幫助隔離了五十年的臺灣同胞學習中國語言與文化。繼而隨林獻堂率領「臺灣光復致敬團」訪問大陸，到